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一百十八回 陌路種成荊樹喜連今日之枝 深宮賜出夭桃誰識當年之木

素臣疾趨入房，那美男便躲入裡房。見水夫人安坐微笑，知必有緣故，便放下心。先拜見老母，次與妻妾相見，五子及家人僕婢，內侍宮人，俱叩見過。素臣方問：「衣冠者何人？」水夫人道：「一樁大喜事教你得知，衣冠者，乃汝同胞之妹也！」素臣驚喜道：「母親並未說生有妹子。」水夫人未及回言，那美男子已換了女裝出見。素臣驚異道：「孩兒已在寶店見過，只覺面目熟識，因男女裝飾不同，想不起就是像著孩兒；方才改了男裝，竟與鏡中所見自己面貌無二，卻又忘記寶店所見之人。如今仍復女裝，便忽記起。母親說是同胞，自然胞妹無疑了。但從前如何相失，現在如何復得，請母親細細指示。」

水夫人道：「此我從前出京，於車上動了胎氣，落草即死之女也。連我也不知有此女在世，何況於汝？老身亦嘗說過，但只說是死，不說是生。那年汝父放了廣東學道，我已懷有重身，出京時，在車上顛播了一日，至夜，宿在寶店。三更時，腹中大痛，忙去喚了穩婆，收下生來，絕無聲息，說是已死之女胎。汝父見我暈昏，忙著人去請醫生，一心只顧著我，便急急賞了穩婆。文姬便把我一條舊綢裙包裹血孩，托那穩婆帶去掩葬。我於五更方才甦醒，即匆匆上車。後來文姬說起，包裹時尚有一絲游氣，只不知後來如何。我前日進京，復宿寶店。那穩婆他卻認得我，我卻不認得他。他因問我：『可是二十五年前，在此生產的一位文老夫人麼？』我道：『正是。』他因說起血孩之事：『那年夫人命老婦去掩葬時，卻得不死，老婦因抱轉來送還夫人，夫人去已去了。後來有全各村的全先生見了，因愛他相貌，收回家去，取名遺珠。那全先生的娘子，卻才生一位官官，故一體養大了，即配為夫妻。如今約有二十五六歲。現生一男一女，各皆三五歲光景。』我因命文虛接來，見彼面貌與汝無二，卻也不疑。我即帶進京來，與汝相會。」

素臣更喜得鼻涕眼淚俱出。水夫人因命遺珠見了素臣，遺珠面面相覷，與素臣見過禮。然後素臣說起：「天子降恩，寵踰非禮，恩過其分，孩兒畏如烈火，竟不知何道可以消弭，望母親訓示？」水夫人道：「加官封贈，尚主蔭子，我在宮中已知。太皇太后賜我鳳轎一乘，龍頭壽杖一根；皇太后賜我及媳婦冠帔各一襲，奩具各一副，皇后賜媳婦翟轎一乘，賜我與媳婦紅綾行障二具，坐障一具，賜三姐碧油轎車一乘，大鶴羽掌扇二把；皇妃賜大姐冠帔一襲，翠轎一乘，行障二具，坐障一具。我不乘鳳轎，把四角飛鳳香圓寶蓋彩結除去，已經謝恩。汝謝恩時，當更叩謝。媳婦及大姐、三姐，明日亦須至宮門叩謝。至汝能履盛美而恐懼，乃君子之道；但一味恐懼，便將成患得患失之鄙夫。汝遇明主，受此殊恩，當朝夕納誨，啟沃君心，夙夜靖共，勤勞王事，登斯民於三五，臻治術於唐虞，此即持盈保泰之道，一切計較禍福之心，皆私心也！古來名臣，俱為明哲保身四字所誤；慎勿走錯路頭，負上天篤生之意，辜聖主倚注之衷。君子有終身之憂，而無一朝之患，汝豈不聞之乎？」素臣如夢方醒，身心俱泰。跪地受教，贊歎不已。

素臣起來，即至東宅，去見兄嫂，與古心各敘別後之事，因進言道：「上皇、皇上兩次賜爵，哥哥何尚服青衫？」古心道：「絕仕進以全性，你那年到浙江去，已嘗言之，我豈貪言而肥者乎？今日至京，尚未知皇上新命，故止投揭吏部，力辭庶常；明日當並力辭修撰之命也。」素臣乃不復言。

回至水夫人房中，已是二更，重令丫鬟等換蠟煮茗，與遺珠對坐而談。先問遺珠家事，遺珠道：「全氏家傳訓蒙，至公公已五世矣。全各村百門俱姓全，俱守祖訓，只讀經書，不應舉業，教學亦只教經書，不教舉業。每節只放館三日，年節十日，有一定限制。父子兄弟雖同在一門教授，若館地各別，即終歲不相往來，無一刻荒誤館課。祖宗傳下經書，百門奉為格式，注解精核簡約，字畫音韻，無一訛錯。故凡係富貴之家，有訓蒙子弟，無不向全各村求師，合村無一失館之人，只不能分身去兩家坐館。生下子弟，幼時則父兄隨帶館中讀書，長大則出而教館，無一別業，無一別圖。婦女便只業紡織縫補，不習刺繡之事。男女俱衣布素，食蔬果，惟時節祭祀，才買魚肉。用度既省，男得束脩，女有絲布之利，家家飽暖，無一饑寒。涿州、良鄉、房山、固安各州縣，自縉紳以及小康，並府吏胥徒之家，有曾讀過書者，大半係全氏之徒。故全各村雖無一秀才、監生，而從不受人欺侮。其視狀元、宰相，如浮雲然。妹夫生性更是執拗，與妹子各別。妹子說：『男兒當以孔子為宗，特鳥獸不可與同群耳，己饑己溺，當存天下一家之心。』妹夫說：『鄉鄰有鬥者，雖閉戶可也！塵視軒冕，沮、溺丈人，真我同志！』因此夫妻雖敬愛不失，而所好不合，未能如鼓瑟琴也。」

素臣擊節歎賞，暗忖：妹子頗有見識，亦通文義；妹夫亦出俗情之外，愈加歡喜。因道：「夫唱婦隨，居室之正道。夫以好唱之，婦即以夫之所好隨之；則夫婦之好合，而如鼓瑟琴之和矣。若好不合，則不和，不和則雖克竭敬愛，而貌合情離，與從夫之義悖矣，夫如好，非所好，違理蔑義，則當幾諫，如子之事父母，感之以誠，諭之於道，委曲以匡救之；若但所見不同，無害於理，即當凜從夫之義，屈志以就之。故梁君有舉案之妻，鮑子有挽鹿之婦，皆隨夫唱，以垂令名。妹夫沮、溺之見，亦今之梁、鮑也；妹子何獨執己見，而不從其所好耶？」

水夫人在床上說道：「汝兄之言是也，宜謹志之！」遺珠感悟受教。素臣復問其平日所讀何書？翁夫名號？自己與子女年歲？遺珠道：「公公名守性，字真。妹夫名身，字抱愚。妹子今年二十六歲，與妹夫同庚。生一子一女，子隱兒，五歲，女遁兒，三歲。讀過五經、四書、孝經、小學、列女傳、小本古文，日記、故事、千家神童詩、武經七書，看過字彙、綱目、五子性理，俱是家中所有，訓蒙所用者，此外便一無所知。」

素臣道：「讀過之書，可能明白貫串？」遺珠道：「貫串固然不能，只明白也是自己想頭，不知可是真正明白。」素臣因略叩以經書之義，問三十六宮，則雲：「六子相交十八卦，一卦兩宮，故曰三十六宮。」問虞書、堯典，則雲：「二帝同典，四臣同謨；若依古文尚書，文氣便截不住，隔不斷。」問詩序真假，則雲：「鄭詩不應專刺鄭忽；衛武公恐沒這許多年紀；狡童更不似鄭忽；小子亦難指厲王。」問夏時冠周月，則雲：「就經文無冰，六月雨，十月雨雪、隕霜、殺菽等節，若非周月，恐時令不對，以書經十二月元祀例之，則即位應在子月；今稱春，則夏時冠周月亦是。」問仲春大會男女，則雲：「奔則為妾，奔字自然作不備禮講了。恐會字亦當作會計會字講，若作會合說，周公便非聖人，王政便成亂政。」問父母在，不許友以死，則雲：「恐是戰國時儒者之言；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讀孝經一書便知。許友以死，直是亂道！」問論語大旨，則雲：「聖人重學不重悟，學在求仁，仁以孝悌為本，忠信為主。」問大學大旨，則雲：「誠意固然吃緊；若不格物致知，則意不可得而誠。」問中庸大旨，則雲：「歸宿在一誠字，誠須擇執，執又須擇學問思辨，與格物致知，同一求誠之要。中庸復指出人一己百。弗得弗措，尤為後學津梁。」問孟子大旨，則雲：「孟子之功，在指出五性之端，使異端邪說，無從置喙。」問武經大旨，則雲：「仁義禮智信五者，缺一不可；嚴字已包在禮字內，似屬添出。但武經七書，不及孔子『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』八字；以七書只說得好謀而成，少卻臨事而俱一副本領也。」

素臣大驚，大喜道：「妹子真奇才異人也！愚兄博覽群書，熟聞母訓，始得一知半解。妹子讀不多幾部書，又無名師指示，自出靈心，獨得真解，天分之高，孰與比倫？若不迷失在外，自幼即多讀古書，受母親訓示，識見必高出愚兄多多矣！」遺珠道：「妹子聞人傳說二哥事業，驚為天人，自恨身非男子，不能負笈相從，得開廣志意；以妹子視二哥，真如培塿之於泰、華，溝瀆之於江海耳！二哥怎反這般謬獎起來？」

水夫人道：「女兒學問雖遠不及玉佳，而天分甚高，玉佳卻非謬獎。孔子所以說：『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』女兒以後若能勤學好問，便不枉卻聰明矣！」遺珠起立，祿衽受教。復問素臣道：「二哥說在寶店見過妹子，妹子從不輕出閨門，二哥從何處見來？」素臣笑道：「妹子說不出閨門，怎伏在道旁觀看皇帝？我因百姓擁擠，恐誤行期，又因上皇寵以非禮，故托病臥車。那日起

身太早，把車子雜入宮人車後，春燕等女車之前，明明看見是妹子面貌，難道另有其人嗎？」

遺珠太息道：「不出閨門四字，真是格言！」妹子自十歲以後，即知此四字，亦即守此四字。去冬被伯婆、叔婆們再三攛掇，說：「皇上過去，即清了道，沒一個男人；俺門有屋在道旁，候皇帝過了，出去看一看皇妃、宮女，宮車過完，仍回屋去，有何妨礙？公公及妹夫，也說是千年一度的事，看看不妨。把妹子說活，才出來一看。誰知已被男人看見，豈不可羞？」

水夫人道：「廣西之事，張順等回來已知。京中及山東之事，文恩等也約略說過。你把延安之事，說與我知道。」素臣大概稟知。水夫人道：「半夜裡，領二三十人，殺入延州城內，是臨事而懼嗎？女兒把八字分開，便非真解，非懼不能成，成字內，即有懼字。武經七書亦只講得一謀字，尚遺卻成字也。孫、吳諸人，何嘗不成？然只算得僥倖，非聖人之我戰則克。玉佳知謀而不知懼，亦只讀得武經，不會讀得論語也！後當切切戒之！」素臣跪受明訓。遺珠亦爽然若失。水夫人道：「時已四鼓，可起去睡罷，五更尚須待漏謝恩，有話明日再說。」素臣答應起來，進裡間歇息。遺珠亦關上紗窗，去陪水夫人睡覺。素臣喜得佳妹，睡夢中只顧笑醒轉來。一連幾醒，已是五更，忙忙的上輿入朝。

謝恩已畢，天子賜御制「四徵不定萬國來同」賦，復留至文華殿小宴。天子道：「聞生生新得令妹，太夫人胎教定是不凡，但未聞庭訓，不識已通詩禮否？」素臣將夜間問答之言，述了一遍，道：「天分雖不甚高，卻較臣為勝。」天子咋舌道：「古今無價之寶，聚於一門！前見諸郎，歎為難父難子；聞令兄辭官揭，以為難兄難弟；今聞述令妹，又屬難兄難弟矣！朕亦新得一妹，謹訂與先生為妾，變可稱難夫難妾！令妹則當延入宮中，教授皇后、皇妃及諸皇妹，如曹大家、宋若華等故事，先生其勿辭！」素臣戰慄，奏辭賜婚。天子道：「上皇甚疑先生，若此姻不就，疑必更甚；朕實左右為難，望先生為朕屈，並為上皇屈！昔堯以二女妻舜，況朕妹非上皇所生，尚係郡主乎？已有旨令皇甫、東方二卿為媒，先生歸第，稟命於太夫人可也。」

素臣見說到稟命，不敢再辭，宴畢歸第，即稟知水夫人。水夫人道：「金相、始升已來說過，我亦力辭。始升進來，復苦切勸諫，也說是天子左右為難。媳婦們回來，又述太皇太后懿旨，說郡主賢教，力勸我作主，只得應允下了。皇上已定了二十日婚期，雖奉旨不必備禮，然仍當告廟親迎，以尊天子，勿竟以妾待之。至汝妹之事，應由彼翁婿主之，汝為奏聞可也。」素臣見水夫人已允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去料理行聘之事。向吏部領了誥命。一面祭告祖先，並告賜婚之事。古心、素臣率領妻妹子姪，排班拜賀水夫人，僕婢等俱叩賀過。再是妹姪諸妾諸婢僕，叩賀素臣、田氏。璇姑先拜水夫人，次拜素臣、田氏，然後受素娥、湘靈、五子、三姪，婢僕的拜賀。遺珠亦向璇姑萬福道喜。

是日，本府同居親友，南邊隨來的雲北父子來見，並道封贈賜婚之喜。發帖請大媒。內閣翰詹，五府六部等各堂上官拜賀，忙個不了。晚來仍欲宿水夫人房中，水夫人道：「婚期在二十，帝妹不可以妾禮待之，是夜即當成婚。汝與媳婦等相離已久，今夜當宿媳婦房中，以次輪過三姐，恰好湊著婚期，便於君臣之道，兩無礙矣。」素臣依命，至田氏房中。略問龍兒學課，見其應對詳明，暗忖：哥哥教法正當，此兒資性亦在中人以上。隨口出一對道：

「呂蒙三日而刮魯肅之目，初學須知！」

龍兒躬身答道：

「項橐八歲而為孔子之師，後生可畏！」

素臣笑道：

「口出大言，何尚伏櫪垂銜，不吐驕驕之氣？」

龍兒躬身應道：

「根生泰岳，因而乾霄蔽日，獨標松柏之奇。」

素臣道：「歸德於父，這才不失為子者之道！因而對何尚，雙關亦巧，此必三姐所教。」田氏道：「三妹閒著，就出對給孩子們對，弄得五個孩子，個個口舌利便；龍兒小龍兒兩歲，還更出尖哩！」素臣因復出一對，與麟兒道：

「有錢者，麟也；無錢者，牛也；汝其有錢之牛乎？」

麟兒應聲成對道：

「陽門者，魁乎？失門者，鬼乎？兒乃陽門之鬼也！」

素臣笑道：「黃口孩童，乃欲大魁天下乎？」麟兒還認作出對與他，即對道：「白衣宰相，何難再見吳中也！」素臣甚喜，各賜果餌。龍兒叩謝起來，拱立而食，投果核於壁角。麟兒叩謝素臣，並叩田氏，食果存核，即藏於懷。素臣訓責龍兒道：「你比兄弟大了兩歲，反不如彼之知禮！父母一也，止知謝父，不知謝母；君父一也，你讀過五經，豈不知賜果懷核之禮乎？讀而不行，猶勿讀也！」龍兒跪地，滿面發赤。素臣復加賞麟兒。

十七日，宿璇姑房中，見鳳兒於燈下看曆書，推算節氣表，因出一對道：

「一百六日為寒食，須知寒食乃訛傳！」

鳳兒跪下說道：「便要求教父親？」素臣道：「令你對對，怎把話來隔斷？」那知鳳兒接口說道：

「二十八宿非天行，請問天行之真度？」

素臣方知即是對對，並非求教寒食訛傳典故，笑謂璇姑道：「不意反入小兒疑城，兼使我無可置辭。」因抱坐於膝，說道：「日月星辰有象，故有躔度可求；天惟積氣，莫窮其高，焉知其度？兒亦求其可知者耳。」

十八日，輪著素娥，留雲北父子進房小酌。素臣陪過大媒，因勸雲北，不得不陪飲，便覺頗有醉意。雲北辭出，素臣起送，見鵬兒在外間看書，問是何書。素娥道：「奴不許他看醫書，偏要偷看。」素臣隨口說道：

「徐長卿苦酒送雲北，要見周公！」

鵬兒即對道：

「使君子牽牛望江南，欲求黃石。」

素臣道：「此兒乃知諷我乎？」送出房來，見院中雨濕，虎兒打滑，又隨口道：

「狗毛雨落兩三時，虎兒子細！」

鵬兒在後，應聲而對道：

「羊角風高九萬里，鵬子逍遙！」

素臣回房，謂素娥：「我志在攘斥異端，而此兒出語皆有老意，殊可怪也！」

十九日，至湘靈房中，見有駕山詩集，素臣大笑：「六歲小兒已起有別號，無怪今之成人矣！」隨手揭看兩頁，問湘靈曾否潤色。晴霞道：「是真本哩，小姐替他改削，他另謄一本，說真者是真，改者是改，不可混同。」因取過那一本，素臣對勘，暗忖：「改本固佳；真本亦大有心思，殊可畏也！」因見內抄錄少陵秋興八首，即隨手指著第六首韻腳，限作「四徵不庭萬國來同」律詩一首，刻定燭痕，晴霞送上一副文房小具。龍兒不慌不忙，拂箋濡墨，先寫題，次寫詩，須臾呈上。素臣與湘靈問答任公、任母、鴻儒、素文家常，未及說完，刻的燭痕，尚餘十分之五。舉目看時，是：

賦得四徵不庭萬國來同限少陵秋興第六首原韻：尚父鷹揚四戰功，普天深勒夢魂中；蚩尤旗掩千年氣，王會圖成萬國風；南北有心皆矢赤，東西無血更流紅；書生空抱安邊策，只譜歌詩頌我翁。

素臣笑道：「乳臭小兒亦稱書生耶？」因田氏誇其出尖，遂以三光日月星絕對試之。龍兒竭力搜索，不能成對，羞得面紅頸赤。素臣因以東坡兩對示之。龍兒笑道：「孩兒要對得切當，專在天文地理上去思量，故想不出。若四始風雅頌可對；則六脈寸關尺，一牢牛羊豕，俱可對矣。再通融些，則一門公卿長，九章勾弦股，五府僉同督，六曹郎員主，九賦上中下，五音清平濁，六子

長中少，百年幼壯老，俱可對矣。孩兒想來，只有六爻天地人可對，無奈平仄不調。九族父母妻，亦犯此病。若四德元亨利，可以取巧一時；則本朝無子男之爵，五等公侯伯亦可對矣。北方無人聲，向北人可對四聲平上去矣。吳無君，無大夫，向我們吳人。可對五音角徵羽矣。再牽扯些，則調謔沒心肝人，可對五臟脾肺腎；調謔沒面目人，可對五事言思聽；調謔沒黑白人，可對五色青黃赤矣。孩兒不信蘇東坡是這樣笨人，對出這樣不切當的對來！」素臣道：「胡說！四始風雅頌，雖非天文，究是的對，如何可說他笨？」鼈兒道：「這對孩兒早便想著，因不切當，沒敢說出來。」素臣笑謂湘靈：「楊修、孔融之早慧，今乃知其不誣！但我至七歲始學作詩，母親猶以為戒；至屬對則尤不講求。汝乃汲汲導之，徒以詩對誇灶，無益也！」

二十日一早，鸞吹到京，見過水夫人，即請遺珠相見道：「女兒一到，即聞母親新得了姐姐，女兒幾乎喜殺！」水夫人道：「我因你臨產，不得同行，非常記掛；方才知你路上平安，又生了男外孫，也是喜壞！小姐，快出來見了大小姐。」鸞吹道：「如今有了姐姐，女兒的行次，要改換了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我已定下了，不必更改。」因把合家稱謂之法述知。

遺珠出來，對面平拜。田氏等陸續相見。鸞吹道：「母親，怎姐姐相貌，竟與二哥無異？」秋香道：「前日小姐穿了太師爺的公服，還像得多哩！」遺珠臉漲通紅，好生沒趣。素臣進見，互相叫喜。鸞吹道：「二哥是重重疊疊的喜，也賀不得許多，請問那一件最喜！」素臣道：「誅逆靖亂，事關君國，拜爵追封，榮及祖父，慶幸之心，自應居最；但俱屬意中之事。惟得妹乃意想所不到，故一時喜躍，迥出尋常。至於賜婚，則不特不敢喜，且憂懼之甚也！」水夫人道：「那晚宿在老身房中，至四更始睡，還只顧笑醒轉來，可知他是喜極哩！」鸞吹點頭稱歎。

素臣賜婚，雖知郡主非上皇所生，卻因天子主婚，宮中迎娶，仍以公主之禮待之。至晚，公服告廟，至內東門內，行親迎禮。郡主升轎，素臣執雁，欲跪進於內使。內使宣旨辭跪，乃立授內使。欲再拜，復宣旨辭拜。乃先回，俟於府門。郡主轎至，素臣揭簾。因未立祠堂，同至影堂謁拜。內使宣旨，曳郡主拜跪後素臣一席。至寢室，內侍復宣旨，辭相向再拜禮，請素臣側立，受郡主兩拜。將就座，進饌合盞，內侍又宣旨，令素臣東北僉坐，郡主西坐。合盞畢，送入洞房，共效于飛。

一個堂堂宰相，蟒袍玉帶，有光輝。一個赫赫王姬，霞披翟冠，多氣色。一個能征慣戰，鐵錚錚上女將軍；一個蕩虜平苗，骨稜稜宇內奇男子。一個說燈光下看不清嬌模樣，似曾相識燕歸來；一個說被窩中提不起舊根由，無可奈何花落去。一個說老皇帝團生作熟弄假成真，幾回膽戰魂驚，有甚心腸呼妹妹；一個說小阿奴覆雨翻雲，興妖作怪，一到天明日出，將何面目見婆婆。

次日五更，素臣先醒，在枕上看那郡主的姿容，越看越疑。悄悄的把帳子掛起，放進燭光。定眼細認，忽然想起，猛吃一驚。正是：

無情每遇多情女，知法偏為犯法人。

總評：

得妹之妙，總論詳言之矣，然使相見時蹊徑稍平，便減氣色；情理稍礙，便入玄虛。今借改裝入筆，而以秋香之大驚小怪，弄成牛鬼蛇神，已平添無限氣色。至水夫人敘出原委，按之情理，絲毫無礙，使極奇之事，化為極平復，不入玄虛一路，方為絕世希有之文。

素臣承寵而懼，已是上等本領，而水夫人儼以「患得患失之鄙夫」，不特為長樂，老一輩人頂門下釘，兼為范少伯、張留侯指出一條坦平大道，使素臣疑懼盡釋，歸併一心，致君澤民，以成至治，真不愧女聖人之目也。古來名臣，俱為明哲保身四字所誤，包括許多史事，垂為不朽格言，豈稗官家所能夢見。

全氏祖訓固屬有為而發，然能守此，便屬天地間第一福人，真使狀元宰相，如浮雲之過太虛，無足稍垂一盼。作者於武陵源外，別開一境，誇我神遊心賞，如醉如夢，文章之感人如是！

遺珠一女子，乃存已饑已溺之心，真不愧素臣之妹。而素臣即示以倡隨之正道，亦是頂門一針。千古有才有志之女，鄙夷其夫，獨行其意，甚或怨天尤人，憔悴放縱者，亟讀此文數十百遍，痛悔前非，以圖後效，庶不負作者垂教之苦心。

遺珠論經書，俱得大旨。周禮尤為獨發之秘，「周公便非聖人，王政便成亂政」，真是鐵案山招。

遺珠論武經，已是上等見識，不意水夫人之議論，更出天外也。「非懼不能成。成字內便有懼字，」子之所慎者，戰。而曰：我戰必克。有以夫？

五子皆會對對，恐嫌呆板，故用田氏「口舌便利」四字，以靈活之。而麟兒一對，一誤認而對鳳兒一對，鼈兒不成對，惟龍兒，鵬兒各兩對，龍則先笑後贊，鵬則兩俱疑怪，無一雷同。且四兒只對對，鼈兒並賦詩，四兒雖成對，多止於兩，鼈兒雖不成對，反至於十八。而其中或問學課，或賜果餌，或看醫書曆書，或拖入私親小酌，或夾入丫環村語，種種靈活，何有呆板之病。